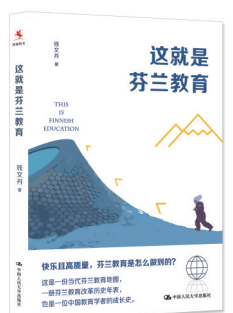


好书 过眼

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那些营养

——读《这就是芬兰教育》有感

■杨雪梅



《这就是芬兰教育》
钱文丹 著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很多走近或走进了芬兰教育的人，都会把关注的视角放在顶层决策对于教育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上，比如高待遇的保障足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学院、选择教师这一职业，比如对师范生不间断地进行教育教学实践和理论相对接的模式培养，比如教师手中拥有决定自己教什么、怎样评估学生等的决策权，以及家长、社会对教师的绝对信任等等。

其实，良好的教育生态链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成长中的孩子。作为一名教育人，读了钱文丹所著的《这就是芬兰教育》一书，我开始思考，孩子成长中有哪些营养是不可或缺的呢？

自由：让孩子始终葆有对外界探索的热情

何谓教育？很多人惯于将之定义

为单纯的知识传授，却忽视了人的成长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过程，更忽视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持续性与灵活性。

孩子成长中最能包容也是最富张力的营养，那便是自由。首先必须厘清的是，这份关于“自由”的表述不是以宠溺的姿态无限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，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式的自生自灭，而是去掉人为束缚对成长的种种滞碍和围困。

芬兰的孩子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，春天从树里取水，夏天采浆果，秋天采野菇，冬天滑雪……在现代信息化的社会里，芬兰的孩子们却以一种原始而自然的“土”方式生活着，这既是引导孩子对外在环境熟悉和适应，也是培养孩子热爱自然、与自然共处的能力；芬兰的孩子也是在自由玩耍中长大的，拼乐高、玩拼图、做手工、进行攀爬，他们在这种自由当中习得了掌握和维持局面的能力，更学会了解决问题、与人相处的技能。

每个孩子都对世界充满了好奇，并不断地试探和感知着这个世界，他们需要在自由中去探索、去发现、去感受，去提升。

支持：将孩子引向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

芬兰教育对于我们眼中“特殊儿童”的支持，让我这个做了二十年特教工作的人尤为触动。在芬兰，大家不会给孩子贴标签或是依据医学诊断对孩

子进行简单定义。孩子都是一样的，特殊的是“问题”。有的孩子有这个问题，有的孩子有那个问题；有的孩子这个问题轻微，有的孩子那个问题严重。不论什么样的孩子，不论何问题，教育都会尽全力给予孩子的成长以支持。

也正是因为教育的视界中没有“特殊儿童”，所以“全纳教育”的理念在芬兰得到了真实的践行——特殊儿童完全可以在主流学校的普通班级就读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随时都能得到学校里专门的特殊教育教师的帮助；同样，普通儿童需要某一方面的特殊支持也可以进入特殊班级或特殊小组。在芬兰，有1/5的学生都获得过特殊教育的相关支持，足以看出其教育对个别需要的高度重视。

很多时候，对于那些成长中遭遇了各种特殊问题的孩子，我们不仅要对他们向内的成长及时关注，还要对他们向外的成长进行支持。

生活：找到孩子安身立命的人生底座

打量现实，总有一些现象是如此令人忧心与无奈：有些孩子，只会学习，却几乎不具备什么生活能力。很多成长，是被动的安排，缺失了基于自身的理想追求和自主规划。

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都是在“向外”探求中，忽视了对基本需求的关注——人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是为了生活的；也忽视了对人的内心发展的关

照——每个人的内心想要什么，适合学什么和干什么。这些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。

芬兰教育，向外，更为关注的是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，他们会开设家庭技能课和家庭经济课，践行着为生活而教的理念；向内，他们更为关注孩子的职业规划教育，而且首先是从引领学生认识自我开始的，着力培养孩子们自我探索的能力——了解自己、接纳自己、规划人生。

当有了这一系列的基于每个生命全体、着眼于社会生活能力提升却又超脱生活之上的培养规划体系后，人就有了立足社会的价值感，就能感受到自身的可为与能为，也就更有能量和精力投身于更多关于美好生活的建设当中去。

其实，芬兰教育理念的核心就是美好生活，男孩子可以拿起针线学习编织，女孩子可以手握电锯锯木头，想尝试的都能够教育的土地上被满足。这样的土壤中，孩子们的想象能力、创造能力在切实提升着。基于生活这个永远的人生底座为学生构筑人生基石，这是芬兰教育的要义，也是任何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资源营养。

透过芬兰教育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与孩子成长息息相关的营养因素。我们能做的，也是必须做的，就是把这营养还给孩子，补给成长，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走上既切合自身又适应世界发展大局的道路。

心灵 火花

朋友如砺

■张玉明

分类学是讲植物分类和命名的，大学里学过。分类学极其琐碎繁杂，有一大堆内容要强行记忆，不亚于背外语单词，更像中医系学生背的中药方子。大学时，分类学的每回考试都让我如履薄冰，我也只能勉强过关。

毕业后我来到中学当老师，虽然教的还是生物学，但与分类学基本无瓜葛。所以平时我也就懒得再理会身旁的花草草。管它们姓甚名谁，管它们开花致谢。我还暗自庆幸，幸亏高考不考分类学。只是经年累月后，本来就不算亲切的分类学更显得生疏了。分类学的那些书，原先是放在书橱里面的，本想利用闲暇时间再翻看补习，但一直未付诸行动。最后索性就将它们从书架上撤下来，塞到底床下的一只大木箱子里，从此没再惊扰过它们。

本以为今生与分类学缘分已尽，没想到友人最近对它感兴趣起来。友人通过手机微信，发来一些草木的图片，向我询问它们的名字。在他看来，我是学过分分类学的，是这方面的行家，一定可信。而在我看来，这真是个大难题。

看了手机里友人发来的图片，我心里直发虚：几种草木，一样也不认识。碍于脸面，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自己不知道，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，将床下的分类学书全都找出来。每一本书都很厚实，沉甸甸的，只是纸质早已发黄，还带有霉味。我又一次重新阅读分类学。把友人发来的图片看了又看，将这些草木的花色、花形、花期，还有叶子的形态，生长的地点，与书上的描述和图片相对照，如同考古学家辨识出土的文物一般，仔细考证这些花草的身份信息，确认它们的“芳姓大名”。验明正身后，赶紧给朋友发送过去，生怕拖延太久，让友人看出破绽。

友人因此还写了一篇《朋友如书》的文章，刊登在报上。文中说，遇到像花草名字一类的专业问题时，可以直接向懂行的朋友请教。他说一个朋友就是一本好书，经常地翻动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友人还奉劝读者要广交朋友，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等同于购买了许多的专业书。

友人的话不假，但他不知道我是费了老大的劲才帮他找到答案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友人的勤学好问，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压力，更是一种动力。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，把当初未曾学好的分类学，又认真地学了一遍。

人性懒惰。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与督促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精神懈怠，意志颓废，大脑锈蚀，身子骨僵硬。

朋友如砺。砺，磨刀石也。友人就像一块磨刀石，每一次发问，每一次提醒，都会帮我们打磨掉大脑中的斑斑锈迹，使我们日渐迟钝的思维，重新敏捷锐利，发出闪闪光亮。

人生 行板

生命里的歌

■张国邦

上初中的时候，学校离家很远，每天上学放学全靠两条腿跑。那时候没有家长接送，路上也很少有人骑自行车，马路还没有铺沥青。晴天还好，下雨天，路上一片泥泞。天气不冷的时候，我们干脆脱了鞋袜，东一脚西一脚地滑到学校，到河码头洗个脚，再把鞋袜穿上。

每天早上，我赶到盘岔口的时候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差不多到了，路旁的高音喇叭就会响起雄壮嘹亮的歌曲《歌唱祖国》：“……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！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……”就这样，我在日复一日的歌声中，走过晴天雨天，走过春夏秋冬，走完了整个中学生活。

这些年，家乡的变化慢慢大起来。到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们村上除五保户房外，家家都盖上了楼房。家门前的路，也变身好几次。刚开始是泥巴路，后来铺了砖头路。铺路的时候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，铺这么长的路，要用多少砖头啊，够砌多少房子了。路竣工的时候，不少人家在路上放鞭炮。后来道路重修，把砖头全挖了，浇铸了水泥路，现在又如宽加厚。路边还安装了路灯，有了绿化。如今，只要是下雨的早晚，乡亲们都在路灯下散步、锻炼。路旁的人家买了点唱机，时常放着《歌唱祖国》，高昂动听的歌声传得很远。

2020年初，新冠疫情无情肆虐神州大地。医务工作者逆行武汉，走上抗疫前线；党员干部挺身而出，严防死守各个路口；社区网格员用铁脚板，走遍社区每户人家；抗疫志愿者走家串户，给重点户送上爱心慰问和生活必需……那时我家所在的小区，每户两天只发一张出门通行证，安排一个人去购物。进出小区、超市都要戴口罩、测温，虽然烦琐，但规模超万人的小区依旧井然有序。

沉寂多年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，不停地播报防疫知识，间或放些传统歌曲。其中，我又听到了熟悉的旋律《歌唱祖国》：“越过高山，越过平原，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；宽广美丽的土地，是我们亲爱的家乡……”这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，温暖着我的血液，激动着我的心房，给了我无限的幸福，唱强了我抗疫的信心，也提醒着我永葆一颗不变的初心。

风物 杂谈

颇有争议是香菜

■王奎

在草木大家庭中，恐怕没有一种蔬菜像香菜那样两极分化到极端——喜欢香菜的人，有“一日不吃，如隔三秋”的感觉；厌恶香菜的人，见之便掩鼻而走。这是香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？

记忆中，老家的乡亲们喜欢叫唤香菜的另一个名字：芫荽。只是早年的乡下人多不识字，根本不知道“芫荽”这两个字怎么写，而且还口口声声地把芫荽叫成“盐须”“烟碎”或“腌岁”（土语，音同），殊不知正确的读音早就给读错了。我是香菜即芫荽的铁杆粉丝，我与香菜的“爱恨情仇”也是值得说道的。

小时候，我从没听说过世上还有一种菜叫香菜。平生与香菜的第一次接触，是我到异乡读高中文科班时的事了。同一宿舍里，有北一片的同学好友带来了一罐腌制好的香菜，并不厌其烦地在我面前鼓吹香菜之妙，认为“不吃香菜实乃人生一大遗憾”。在他隔三差五反反复复的撺掇之下，从筷子尖撮一点试试到大块大块地入口咀嚼、回味，从慢慢接受到成为无香菜不欢的饕餮之徒，我对香菜的感情有了质的飞跃，最终摇身一变成为芫荽的粉丝。说来有趣，多年以后，儿子也被我练成了坚定不移的“香菜新兵”。

如果用一颗包容之心看待香菜，这种在古老的《诗经》里被称为“胡荽”的蔬菜，实在配得上餐桌上的宠儿。可以把香菜当成调料、配料，可以借香菜来提味、提鲜，貌不惊人的香菜既能做一桌菜肴的点缀，又能使多种菜品增添“灵魂”。

我最喜欢的香菜吃法，无外乎凉拌和煲汤两种。焯过水的香菜，仿佛更有灵气和活力，将其撕成小段或切成碎末，佐以醋麻油等等，放上些许带着红皮的花生米，一盘炆香菜可让人食欲大开。四季凉菜，诸如凉拌木耳、凉拌鸡丝、凉拌菜瓜烧瓜、凉拌莲藕菱角等等，都可以撒上香菜，使菜品有模有样、鲜靓诱人。家乡的酒桌上常见一道凉豆腐，用鲜嫩欲滴、绿意蒸腾的香菜叶盖在白嫩的豆腐块上，养眼得很。做番茄蛋汤、紫菜蛋汤时，在红黄与紫黄之间，配以嫩绿的香菜，有让人心神荡漾的感觉。直接用香菜煲汤，或许是少数人的“独创”，我特别喜欢那汤的颜色和味道，玉液一般，爽口提神。香菜还可以用来炒猪肝、包饺子、炸肉丸等等，至于冬天各种各样的火锅里，又怎能少得了香菜的身影？待底锅沸腾，放入香菜，只一涮，远远就能闻到那略显霸气的味道。

母亲知道我和她的孙子都喜欢吃香菜，即使八十大几岁了，仍坚持每年种上一小块香菜，目的只是让我们解馋。秋冬时节，当我们尝到老人家亲手种植的香菜时，总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洋溢在心头。等到春暖花开，香菜渐老，虽不宜继续做菜，但它开出的花儿却非常精致、漂亮，临近观赏，使人心旷神怡。香菜花开之后会结出种子，可制药，对健胃消食有特别的作用。这是香菜对人类的另一大贡献了。



争柿空战

苏院芳 摄

闲庭 随笔

柿子红了

■王建明

淡的红，点缀得院子也有了许诗情画意。

柿子有“事事如意”的吉祥寓意。每逢柿子下树之时，父亲便和母亲商量，让母亲带着我把摘下来的柿子，一小筐一小筐地分给左邻右舍。整个小村都弥漫着柿子的清香。那时，年幼的我不明白，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柿子分给别人呢？母亲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：“你吃过王奶奶包的饺子，吃过吴爷爷捏的黄饴……这么快就忘记啦？一个村的，就是一大家子的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柿子由此成为人和人之间情感的连结，生活因此显得更加金灿灿的。

摘下的柿子，大都未熟，要捂上几天。为了让柿子熟得更快更均匀，母亲常常用一个木桶，一层柿子一层粗谷糠，整齐码放，用旧棉衣盖好口子，静待柿子捂软、熟透。等待柿子捂软的过程，我觉得格外漫长。每天早晨起来，顾不上刷牙洗脸，总忍不住偷偷去看看捏捏，看它软到怎样的程度。馋虫难缠，柿子还没熟透就拿来尝了。涩味在口腔里散开。待到那青涩的柿子脱胎换骨，闪着迷人的深红光泽，洗净，撕下薄膜一样的皮，肉质棕红透明，温润香糯，吸一口，吱溜一声，绵绵缠缠，口感柔软又不至于甘甜。

遇到好收成，母亲还会把柿子洗净，用刀把柿子削成柿花，再用绳子穿起来挂到屋檐下，柿花白天享受阳光恩泽，晚上吸纳白露滋养，在表皮形成一层薄薄的柿粉，假以时日，用手一压就成了美味可口的柿饼了。那时能够吃到的水果实在屈指可数，这棵柿树，成了我最饱满最甜蜜的向往，极大地安抚了少年贪婪的舌尖。

及至年长，我在城里工作安家，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，我都会回老家，看望年迈的父母，再看看那棵树经风霜的柿子树，摸摸它发黑的树皮，望望它粗壮的枝条。我陪着父亲亲站在柿树下，看一树火红的柿子像一盏盏小太阳一样挂满枝头，看父亲母亲早已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容和饱含喜悦的目光，心中实在欢喜和欣慰。离开老家的时候，父亲总会把一颗颗红彤彤的柿子挤挤挨挨地放在纸箱里面，并把装满了柿子的纸箱连同自己家里种的新鲜瓜果蔬菜放进后备箱。

如今，人们的日子也日渐五彩斑斓，水果也名目繁多，当年许多珍视的东西，现在却成了平常。但火红的柿子，依然拨动着浓浓的思乡之情。无论生命怎样婉转曲折，其中一丝丝的悸动和感激，或许都藏在这一树柿子红了。